

Beauty Is the Body: the Aesthetic View of Body Monism

Zhang Zhicang

Abstract: Beauty is neither Kant's "subjective judgment" nor Hegel's "versinnlichung of idea", nor a materialist's natural or objective beauty, but it is the pleasant sensation and aesthetic feeling of the body as aesthetic subject. It also refers to the inherent sex appeal and charm of the body as the aesthetic object, such as appearance, skin, shape, pose, emotion, language, behavior, spirit, sex and sexual love demonstrated and possessed by the body. Of course, it is the extensions, spread, externa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creation of body beauty. So, beauty is the holistic body including people's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nd aesthetic ability. If there is no personal body as aesthetic subject's awareness and practice of the aesthetic object, there is no beauty or objects of beauty. No matter how beautiful the outside world is, it cannot compare with the personal body's beauty. What's more, it also needs the perception, awareness, drawing, carving, and expression of personal body. Otherwise, there is no sense or concept of beauty or the beautiful thing or practice in the world. Therefore, everything should start from aesthetic view of body monism, namely, to take the sound healthy body as the criterion to re-examine, define and evaluate beauty in the aesthetic field. It can be seen that body is really the source and essence of all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can be likened to a musical melody. Once the most beautiful bodies becomes the true aesthetic subject and aesthetic object, then it can truly achieve personal happiness, integrity and positivity, and from then on, the human will open up a new history of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urse, thereremains ugliness and evil in humans, but the personal body should not be punished, and what should be punished is the spirit that goes high above the body and the "reason" that produces the endless desire.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human really become strong in body with a desire for justice, open-mindedness, bravery and strong will, high-spirited passion, great wisdom, and can energetically create beauty and give beauty.

Keywords: beauty; body; pleasure; charm of body; externalization and creation

Author: Zhang Zhicang, earned his MA in Philosophy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in 1981, and his PhD in Philosophy from Jilin University in 1987. He studied at Pomona Colleg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990 to 1991. He successively taught at Nanjing University, Southeast University, Xiamen Universit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dean of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rom 2003 to 2013), and the Sout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e became professor in 1993 and retired in 2014. His main interest i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His main works include *Re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f Contemporary Biology; Art and Truth;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e Debate between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Anti-realism; Pluralistic Methodology: Criticism and D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Methodology; Body Epistemology* (co-author). His translated works include *Essay on the Theory of the Earth by Georges Cuvier; Open Mind and Society: Popper's Selections* by David Miller, etc.

美即身體

——身體一元論的美學觀

張之滄



[摘要]從嚴格意義上說，“美”既非康德的“主觀判斷”，也非黑格爾的“理念感性化”，或是唯物論者的客觀美、自然美，而是作為審美主體的身體產生的快感和美感，是作為審美對象的身體固有的性感和魅力，是指人的容貌、膚色、形體、姿態、情感、語言、行為、心靈、性及性愛所擁有和展示的一切身體之美，更是身體美的延伸、擴展、外化、建構和創造。所謂美，是指包括人的審美意識、審美能力在內的整體性的身體。如果沒有作為審美主體而覺識和踐行審美對象的人的身體，就沒有美和美的對象。外部世界不論怎樣美不勝收，都不能與人的身體美相提並論，更何況還需要

人的身體去感知、體驗、認識、描繪、雕鑿、說出和表達，否則世界上既不會有美的感覺和概念，也不會有美的事物和實踐。為此，在審美領域，一切均需要從“身體一元論”的審美觀出發，以健全和健康的身體為準繩，重新審視美、界定美和評判美，樹立起身體纔真正是全部美的源泉和本質的觀念。這不祇因為世界之美全是人的賦予，就像音樂旋律猶若“身體的着陸”，演員登場有如睡眠的身體“醒來的一動”，還因為感受美的人“全是身體”。一旦作為美之最的身體成為真正的審美主體和審美對象，便可使人的幸福感、完整性、肯定性得以真正實現，從此開闢一個自由全面發展的新歷史。當然，人類中也充滿醜陋和罪惡，但應當接受懲罰的不應是人的身體，而應是那數千年來凌駕身體之上的精神和滋生無盡慾望的“理智”。祇有如此，人類纔能真正做到身體健美、靈魂剛正、胸懷廣闊、勇猛頑強、激情高昂、智慧超群，並精力旺盛地去創造美和賦予美。

[關鍵詞]美 身體 快感 身體魅力 外化和創造

[作者簡介]張之滄，1981年在南京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1987年在吉林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90—1991年在美國波莫納大學學習，先後任教於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廈門大學、南京師範大學（2003—2013年任哲學系主任）、南方科技大學，1993年被聘為教授，2014年退休；主要從事科學哲學、現代西方哲學研究，代表性著作有《重建與優選——當代生物科學的哲學反思》《藝術與真理》《科學哲學導論》《當代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多元方法論：對傳統方法論的批判與解構》《身體認知論》（合著），譯著有《地球理論隨筆》（[法]喬治·居維葉）《開放的思想和社會——波普爾思想精粹》（[英]大衛·米勒）等。

儘管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使得自古以來，人們都渴望擁有美，並日益將美變成全人類的追求。但是，究竟何謂美？迄今仍是各有所論。客觀論者認為，“人能夠在自然界中看到，那些證明自然美……的客觀屬性”^①；主觀論者認為，“一切客體的表象的美學性質，都是純粹主觀方面的東西”^②。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在《美學》一書中認為，“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馬克思（K. H. Marx, 1818—1883）則從理性高度指出：“對於不辨音律的耳朵說來，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因為音樂對它說來還不是對象。”^③即是說，美祇是人的一種認知。尼采（F. W. Nietzsche, 1844—1900）憑藉來自身體的知覺和體驗，把審美對象直接指向人的身體，認為“人之身體乃美之最”；克爾凱郭爾（S. A. Kierkegaard, 1813—1855）也認為，最美、最幸福的存在“是一個十六歲少女的青春年華”^④。不過，上述所有美論都沒有把身體提升到審美主體的位置，更沒有認識到“美即審美主體和審美對象相統一的身體”。這不祇因為世界之美是人的賦予，感受美的我“全是身體”，而且其中“最優秀的公眾性的身體，乃是世界的尺度”；^⑤還因為，身體作為審美主體能夠感受和接收最多的審美形象，作為審美對象能夠發射最多的審美形式和信息。在日常生活的審美實踐中，人們固然可以使低於人的客體變得楚楚動人和賞心悅目，但並非在客觀上它真的就是那麼豔麗秀美，而全在於審美主體對它的發現、覺識、描繪、想像和創造。一句話，一切客觀美都是屬人之美。就像音樂旋律猶若“身體的着陸”，演員登場有如睡眠的身體“醒來的一動”。^⑥正是人的身體，構成美的全部。美既非主觀美，也非客觀美，而是身體美。

一 美即身體的快感

說“美是身體的快感”，也許有人不能接受，因為並不是能夠引起身體快感的對象或要素都具有美的性質。但是，若否定“桂林山水甲天下”或是中國古代“四大美女”擁有“閉月羞花之貌，沉魚落雁之容”，就很可能受到許多客觀論者的批評。因為在這些人看來，那些不依賴於人的主體感覺而獨立存在的客觀美是誰也不能否定的事實。然而，他們卻沒有認識到：再美的山水，對於一個不具有審美能力的主體來說也毫無意義。當然，作為審美主體的人類，可以說無生命的自然界是美的，但自然界卻不能夠感受自身的美與壯麗；可以說有生命的生物體是美的，但它卻不能意識或說出自身的絢麗多姿和無窮魅力。祇有人類，纔能夠通過身體而具有一種感受美、覺識美、建構美、評價美、維護美的意識與能力，和擁有肉體的快感——包括五種感官在內的生理的快感、心理的快感（各種內感覺的快感或慾求得到滿足的快感）、精神的快感、道德的快感、自由的快感，以及由親情感、友情感、懷舊感、思念感、關愛感、留戀感、幸福感等知覺感受產生的快感和美感；並在身體快感的基礎上，將其升華為美的意識和概念。因為，祇有人的身體纔可謂“既是有生命力之物，也是有感知知覺的主體”^⑦。特別是人類身體擁有的審美能力，實質上就是其特有的感受快樂和美麗的功能和屬性；而且，祇有人類纔能夠衝破自身與實在之間的帷幕，使活生生的實在以更為直接和賞心悅目的形式呈現在自己面前。此時，哪怕是那些由美的理念感性化了的藝術作品，也祇有能夠溫暖人心、感人至深、沁人肺腑，纔能被看作美的對象或作品。所以，美祇屬於人類，祇屬於能夠感受美、領悟美、欣賞美的身體。至於現實中為什麼人們會普遍公認那些美的人和物，那實質上是在日常生活中，由人的身體對所接觸的生活對象、生存環境因同化作用形成的適應性，以及由此產生的愉悅及感情的結果。俗話說，與某人某

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現代文藝理論譯叢》（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中冊，第640頁。

② [德]康德：《判斷力批判》（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宗白華譯，上卷，第27頁。

③ [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劉丕坤譯，第79頁。

④⑥ [德]T.W.阿多諾：《克爾凱郭爾：審美對象的建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李理譯，第175、174頁。

⑤ [美]彼得·布魯克斯：《身體活：現代敘述中的慾望對象》（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朱生堅譯，第21頁。

⑦ [美]R.舒斯特曼：“身體美學與烏托邦式身體”，《世界哲學》5（2011）：24；劉檢譯。

物相處會“日久生情”，當然也會因身體固有的認知能力和知覺圖式而“日久生美”。這就像日常生活中人們對各種美味佳餚的認知一樣，一切美感和概念都是生長於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藝術氛圍中的審美主體因長期受到各種藝術形式、審美對象的薰陶、滋潤和影響，產生的興趣、愛好和青睞，即如德國哲學家康德（I. Kant, 1724—1804）所言：“那存在於審美屬性中的統一體，實際上就是人們在審美經驗中發現的令人快樂的東西。”^①

這既解釋了日常生活中為什麼會廣泛存在“情人眼裏出西施”的審美現象，也說明日常生活中並不存在客觀美，一切美都是審美主體對象化的結果。即使存在所謂“美”的客觀基礎，人們也必須確識這裏的“客觀”歸根結底是指“人類的客觀”，它意味着正好同“歷史的主觀”相符合。因此，“我們祇能在同人類的關係中去認識客觀美或實在美”。當一些人說“客觀美”就是指人類意識之外的實在美或自然美時，這實際上是一種神秘主義，完全混淆了“美感”與“實在”的關係。因為，任何人在論及客觀美時，都祇是在與自身及語言、思想、美感或情感打交道，“都是任意的和約定的，即歷史的構造”^②。所以，在人類歷史上，有多少國家/民族和審美主體，就有多少審美標準、審美意境、審美情趣、審美理念、審美對象。例如，就人體美而言，印度人喜歡腫脹的嘴唇，秘魯人喜愛肥大的雙耳，墨西哥婦女以小額頭為美，意大利人欣賞魁梧豐滿。此外，“一些人認為白皙美，另一些人認為黝黑美；一些人愛溫柔與纖細，其他人則喜歡強壯和粗放；一些人要求優雅與和藹，別人則要求雄偉和壯觀”^③。

至於來自人的個性特徵的審美心理，更是各有所愛。這裏，不祇因為作為審美的“自我首要地是身體的自我”，自我之認識最終來源於身體的感覺，正是“不同的身心活動、過程和能量為形象、符號、審美的形成提供了動力和原料”；還因為身體“是一種感知外在世界的結構，是一種積極主動和建構性的緯度”，比如作為主要審美對象的女性之美，其“年齡、長相、身材等，必須有待男性的眼光去發現，去完成”。^④正是基於身體與美的緊密關係，當代美學家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從身體的感知主體性和目的意向性出發，認為身體就是感知和審美的中心。因此，美說到底就是人的身體在經歷各種對象性刺激之後，經由各種器官產生或感受到的某種舒服、輕鬆、興奮、愉快或陶醉之感。它當然也會經常伴隨“熱辣”或“心猿意馬”等一類興奮與衝動，但總之都是身體對審美對象產生的美感。對此，祇要看看數千年前古埃及傳下來的一首情詩，就足以證明從古至今正是人的身體成為人類最期待的美之來源：

她漂亮無比，美艷絕倫。她神采奕奕，肌膚嬌嫩。她的眼睛明亮，充滿魅力。她的嘴唇嫵媚，話語甜蜜。她修長的頸，勻稱的頭；純真的天青石是她的髮。她的手勝過黃金，她的指頭宛如蓮花。她的腳帶着她的美，飄舞着輕盈的步伐。人們祇要走過她的身邊，就會為之動心。^⑤

關於人的身體為什麼能夠感知美，不僅因為它天生地就具有感受美和判斷美的能力，還因為美實際上是最清楚明白的人類現象和身體經驗之一。“它沒有沾染任何秘密和神秘的氣息。它的品格和本性根本不需要任何複雜而難以捉摸的形而上學理論來解釋。美就是人類經驗的組成部分。它是明顯可知而不會弄錯的。”^⑥就像一個嬰兒，一出世就能感受到媽媽的微笑和溫柔；稍大一些，便能參與各類直接感受美和創造美的遊戲藝術活動。由此，也就創造了各種藝術形式：音樂、戲劇、詩歌、舞蹈、雜技、繪畫、雕塑、建築、以及影視藝術等。這些藝術形式反過來既能夠展示和提升人的身體美，還能夠陶冶人的柔美性情、優雅品性，直至賦予人以生命激情。因

① Rachel Zuckert. *Kant on Beauty and B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1.

② [意]葛蘭西：《實踐哲學》（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徐崇溫譯，第142頁。

③ [美]莫蒂默·艾德勒、查里斯·范多倫編：《西方思想寶庫》（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第1278頁。

④ 高宣揚：《法蘭西思想評論》（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9），第334頁。

⑤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現代文藝理論譯叢》，下冊，第1009頁。

⑥ [美]R.舒斯特曼：“身體美學與烏托邦式身體”，《世界哲學》5（2011）：27。

此，沒有人的身體及其本質的形成，就沒有人的藝術審美；沒有日常生活中產生的身體的知覺經驗，就不能夠創造出一種“主要用來捕捉和掌握自己經過組織的情感想像、生命節奏、感情形式的符號”^①。由此，使得世界萬物都可以成為審美對象。

也正基於此，康德纔堅信：一切審美的規定根據都在於人之主體，也即身體因表象的刺激引起的快感和自覺，為此，也使得“每一個人都有他獨自的（感官的）鑒賞”；但這並不意味着，“審美判斷是沒有權利要求人人都同意的”。^②因為，就人的身體所能產生的快感的普遍性而言，由快適和美感產生的審美判斷也能在人們的審美過程中見到意見相一致的方面。這就是為什麼在審美對象上，人們往往會形成共識，及至誤把這種共識當作審美的客觀標準。

康德的這種美學觀當然也影響到黑格爾，故使其在《美學》導論中將一切審美和藝術作品都直接與人的身體緊密相連：

藝術作品應該具有意蘊。它不祇是用了某種線條，曲線，面，齒紋，石頭浮雕，顏色，音調，文字乃至於其他媒介，就算盡了它的能事，而是要顯現出一種內在的生氣，情感，靈魂，風骨和精神。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藝術作品的意蘊。^③

這個意蘊，當然就是由人的身心所產生的審美上的認知和快感。因為，祇有擁有自我意識和審美能力的人類，纔能夠通過藝術作品來觀照和複視自身，思考和認識自身，並通過這種自為的存在將源自身心的快感、美感上升到美學概念或美學理論的高度；然後，又反過來作用於身體的審美活動，推動人類依照美的理念去能動地建構美和創造美。

二 美即身體的魅力

美不僅是身體的快感，更是源自身體固有的磁性和魅力。換句話說，美不僅是身體審美化的結果，更是身體對象化的結果。在審美世界中，人類最欣賞的就是那發自人類身體的形象美，包括容貌、身姿、舞姿、體形、膚色、性感等各種身體要素發出的美的魅力；就是那體現為溫柔賢淑、勇敢剛毅、熱情洋溢、感情細膩的情感美；就是那表現為優美動聽的聲音美，充滿誘惑力的語言美，以及表現為仁慈善良、胸懷寬廣、有容乃大的心靈美和行為美。與這些發自身體魅力美的對象相比，外部世界不論怎樣美麗或迷人，都不能夠與人的身體美相提並論。因為，一切所謂的外部美或自然美，不僅都不如人的身體美，而且歸根結底都是源自人的身體美；萬物之美本質上祇是人類身體美的映射、擴展、移情和同化。尤其是古希臘以來，當一些哲學家或美學家把人之美感內在地與智慧美、至善美、情感美、形式美（比如，黃金分割法）、實用美相聯繫的時候，就更加證明：世界之美幾乎全部來自人的身體。當然，外部美的事物，諸如美的食物、景色都能夠激發起人的美感或快感，但這並不意味着外部美具有美的客觀實在性，因為祇有外部美能夠引發起人的快感，能夠成為人的審美對象，它纔可謂之為美。然而，人的身體則不然，美的身體對誰都具有吸引力。縱然魯迅（1881—1936）說過，“賈府裏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④，但這並不意味着林妹妹不美，因為“愛”與“美”是兩個大異其趣的概念。這與“揀煤渣的老太太不會種蘭花”不同。就美的實用性而言，相對於能夠充饑的五穀雜糧，蘭花根本就不具有美的屬性和作用。所以，美歸根結底還是源自人類身體的需要和感受。如此一來，就自然而然地將身體推到審美主體和審美對象相統一的位置。

由此，也使得外部美或自然美與身體美之間形成一種源與流的關係，以至於再美的自然景色一經遇到身體美的挑戰，就退避三舍。致使俄國文學家契訶夫（А. П. Чехов, 1860—1904）在論及藝術美的本質時說：

① [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劉大基等譯，第455頁。

② [德]康德：《判斷力批判》，上冊，第372頁。

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文藝理論譯叢》，上冊，第77頁。

④ 魯迅：“硬譯及文學的階級性”，《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第4卷，第166頁。

在生活裏，人們並不是每時每刻都在開槍自殺、懸樑自盡、談情說愛。他們也不是每時每刻都在說聰明話。……他們做得更多的倒是吃、喝、勾引女人、說蠢話，必須把這些表現在舞臺上纔對。必須寫出這樣的劇本來，在那裏人們來來去去，吃飯，談天氣，打牌……不過這倒不是因為作家需要這樣寫，而是因為在現實生活裏本來就是這樣。^①

也就是說，祇有日常生活裏的人和事纔能夠給人帶來快感，纔真正具有美的魅力。正因如此，尼采等人纔深有感觸地說，美不僅主要源自人的那魅力四射的身體，而且世界上祇有人的身體最美麗。溯其原因，這當然要從人類身體擁有的生命力、荷爾蒙、性別差異，以及由此產生的神秘感說起。

在現實中，幾乎人人都喜歡天真活潑、可愛漂亮的嬰幼兒，理由就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強大生命力，以及由此產生的勃勃生機和令人印象至深的那無盡的好奇心、求知欲，能夠給成人們帶來一種稚嫩美、純真美、真實美、情感美。特別是他們的那充滿光輝未來的美好前景往往能夠給人們帶來激動人心的想往和希望。所以，美就是富有生命力的身體給人帶來的快感和希望，就是審美主體在自己的雛形中和經歷中所遺留下來的良好印象的記憶、展現和設想。

在現實中，普遍存在“幾乎所有的男人都喜歡看女人，所有的女人也都喜歡看男人”的審美現象，根本原因就是：人的身體構成、身體功能、固有的各種慾望、本能、情感、意志力、“力比多”（libido）等生命要素，總會對異性者產生巨大的吸引或魅力。當然，由性、性感或性功能產生的美和魅力並不祇限於人的身體，一切有性生殖的生命體，都是產生美和魅力的基本要素和原動力。祇是在植物等低級生命體那裏主要體現為感應性，即便如此，一株植物也總是“想”盡情地展示其性的魅力，總是“想”用最美麗的花朵——性器官來吸引異性的注意。至於具有更加強烈的性別特徵和性繁殖能力的動物，依靠性的美麗和強壯的身體來吸引異性的行為幾乎帶有“理性和自我意識”的性質，也即它們的性展示和性選擇並不祇是局限於感性層面，而是幾乎達到理性的自覺。這祇要看看那些為了爭奪異性而進行殊死搏鬥的飛禽走獸，就可以清楚：性在它們的全部生存中佔有怎樣舉足輕重的位置。

然而，在所有異類的動植物那裏，性的美化作用都不能夠與人類同日而語。因為在人類這裏，人的身體會以各種方式記住曾有過的快樂經歷。人的重複的衝動意味着，能夠以不同方式去體驗快樂或實現慾望。也正基於此，德勒茲（G. L. R. Deleuze, 1925—1995）纔通過他的身體理論揭示：身體是積極的慾望之力的流動；是一股活躍、升騰的永不停息的生產機器。一切身體作為性別的載體，總是對異性具有無形的誘惑和無窮的魅力。在異性身上，似乎每一個細胞都比花朵更美麗，都比丁香更沁人心脾。由此，使得人類普遍堅信：一切愛戀、慾望和性慾，都是來自一種“神愛之心”，一種來自身體內部的生命激情和生命衝動。然而，畢竟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人類的身體在性或荷爾蒙的刺激與促動下，不僅對異性產生強烈的吸引力、快感和性反應，而且能夠將性和美或性感和美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將其上升到概念、觀念和自我意識，使自己不僅能夠本能地展示美、表現美（或者叫做示愛），而且能夠能動地覺識美、感受美、接受美、創造美，也就是能夠自覺地去裝飾和打扮自己，使自己在性意識的支配下，將美升華為多種多樣的形式、概念、標準、規則和生理及心理行為。如此一來，就使得人類之美，尤其是性愛之美，就擁有無限多的形式和變化，產生無限多的信息和內容，具有不可窮盡的魅力和奧妙。使得每個人作為美的對象，在“力比多”和認知能力的相互作用下，不僅都各自具有其特殊的個性和風格，而且也使他們具有不可替代性和排他性，呈現了審美的無限超越性。

當然，一切身體美都與人生的經歷、經驗、實踐、智慧，以及語言文字運用的藝術之間，有着極為緊密的關係。然而就其本質而言，則主要是生命之美的內在凝聚力的升揚和外在藝術形式的表現。也正基於此，法國哲學家福柯（M. Foucault, 1926—1984）纔說：“一切美都是人的

^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文藝理論譯叢》，上冊，第435—436頁。

生存超越活動與世界相遭遇而形成的。美之產生及其對人的魅力，決定於與其世界的遭遇的狀況以及人自身的審美超越需要。”^①所以，美不祇構成人的最高屬性和生活價值；而且，生命、生存、身體、性、慾望、快感、愉悅、死亡、創造、叛逆，應該是幾個最基本的美學範疇。特別是兩性間的愛與審美超越，常常是男女兩性靈與肉的交融，身體和神態的契合，情與慾的共享，身與心的同樂。從而使得人類從古至今圍繞人類之愛，特別是性愛，有說不盡的話題，寫不盡的語言，演不完的戲劇，拍不完的影視。各種藝術都窮盡其所能來謳歌、描繪、再現人類之愛、性愛之美、身體之魅。也正基於此，不僅使得弗洛伊德（S. Freud, 1856—1939）基於力比多審美學的高度指出，“如果沒有沿襲已久的風俗，沒有美麗的臉蛋和滿足美感的天性，人類很快就會消亡了。”^②也促使福柯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大無畏精神，“以身試法”，來探索身體的奧秘和真諦，以尋求生存美和身體美的最大自由和最高境界，以將人從傳統的倫理道德和精神桎梏中徹底解放出來。

三 美即身體的外化和創造

美不僅源自身體，是身體產生或賦予的一種快感，也是身體美的延伸、擴展、外化、表演、建構和創造。特別是美的建構和創造，可以說是身體與生俱來的一種能力。因為，人的創造力的根源就在於人自身所具有的內在求創活力以及合目的性的自由創造行為。所以，美既是身體的一種美化行為的自我釋放、自我陶醉、自我宣洩，也是內在審美和求樂靈魂的自發的積極性表露。為此，任何文學家、藝術家或詩人祇有盡力把自己置身於人物的處境、身體的美感和內心的情感之中，方能創作出惟妙惟肖、動人心脾、激動靈魂的審美作品來，而且“誰親身去體驗某一種心境，誰纔能夠最真實地把它傳達出來；唯有確實激動的人，纔能激動別人；唯有確實發怒的人，纔能激怒別人。因此，詩人必須有天賦聰明或熱狂的氣質，前者能夠化身，後者能夠進入恍惚忘我的境界”^③。也正基於此，黑格爾認為，不論在浪漫的音樂或玲瓏剔透的雕塑中，還是在優美動聽的詩詞中，藝術能夠反映或描寫的東西，都決不能僅僅限於那些審美對象的外在形式或一系列的情感狀態，而必須要能夠將其美妙的感覺和豐富的內心情感外化為某種可以打動人心的藝術形式或美學作品。因為，“美僅僅是人所創造出來的東西，美祇是與人們的創造活動相聯繫”。^④為此，現實中祇有貴族能夠寫出有關“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等一類長篇小說來，因為祇有他們親身經歷了那駁雜斑斕、豐富多彩的生活，纔可能創造出美的東西；而祇有歷經苦難的人，纔能夠寫出如泣如訴、血淚斑斑、扣人心弦的藝術作品。另外，也祇有他們的作品，纔能夠展現出一個藝術品必然具有的人物感性美、內在情節美、完整結構美，即如亞里士多德所言：“藝術作品的要求首先是有機的完整性。而所謂完整，就是指事之有頭，有身，有尾。如此，纔能夠像一個活生生的有機體，給人特殊的快感。”^⑤

事實上，祇要考察一下人類藝術發展史就不難得出結論：最美的音樂、繪畫、雕塑、戲劇、詩歌、舞蹈，及至最美豔的神話傳說、宗教人物，無不是來源於人的身體形象以及由智慧、情感、善良產生的美的魅力。例如，古希臘神話中的美神、愛神、智慧之神等，無一不體現了現實人類中的那些美貌、情愛、智慧。其形象、體格、體態、情感、心緒、思維、表現、神性，可以說都是對現實人的仿照、模擬、延伸、神化。特別是古希臘神話構造的美神阿芙洛狄忒（Aphrodite）那美若天仙、光潔如玉般的身體之美，那深沉柔媚、溫暖祥和的雙眼，那如瀑布般撒在她優美的頸項及白皙胸脯上的長髮，以及那纖巧的手指和玫瑰般白嫩的雙足為她的美豔所增添的迷人高貴和典雅，可以說都是基於現實中美人身體的仿照和再造。

① 高宣揚：《福柯的生存美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4），第59頁。

② [奧]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論美》（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邵迎生等譯，第94頁。

③④⑤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現代文藝理論譯叢》，下冊，第1112、1481、1107頁。

所以，人類從事的藝術創造和審美活動並非祇來自精神的凝思或思想的建構，而主要是決定於人的容貌形體、身體感覺、生命衝動以及性的熱忱與激情。正是人生經歷和身體感受的具體性、生動性、變化性、多樣性，體現和實踐了藝術形式的多樣性和內容的豐富性；正是身體經驗和身體整體的生成運動、存在狀態，構成各類藝術審美的對象、形象、過程，變成技藝發明、藝術創造的潛能。使得許多藝術作品都滲透着心醉神迷，浸染着本能和慾望；並經常用以性愛和情愛為代表的夢境象徵來蘊涵某種潛意識，用一些令人心馳神往的審美形式來表達某種無言的深情厚意；用一種不確定的扭曲的幽默，在極度興奮或痛苦的情緒中，創造、尋找或表現某種發自內心的愉悅性回應。這種響應，往往能在一種轉瞬即逝的身體感覺中“捕捉到對象叩擊我們的眼睛和撞擊我們的感官的方式”^①。因此，藝術創造或審美訴求實質上就是身體感覺的強力運動，而非精神的“內省”關照。其創作狀態往往表現為，一種由力製造的“瞬間的緊張和激動”，使得整個身體都被一種強烈的運動穿過，其結果產生的身體感覺便構成藝術創作的源泉。藝術家創作的宗旨，就是把湧現出的身體感覺訴諸藝術的感性表現形式。

正因為美是身體的變形與身心的合體，致使古往今來的藝術家總是依據身體來謳歌美、描繪美、創造美、雕刻美。例如，古希臘神話中美艷絕倫的維納斯（Venus）女神，那令人情慾亢奮的外形，那艷麗無比的身體，那豐盈成熟的乳房和充滿生命活力的腰肢，不僅把美麗、嫵媚、溫柔之光撒滿人間，也體現着人性的希望，反映人類對真善美的渴求。為此，藝術家們要想發揮自己的創造潛能，祇要能夠學會捕捉身體感覺的火花和心靈迸發的激情，並能夠憑藉其創造天賦和高超的表現手法將其延伸和生華，就會有所發明創造。例如，意大利美學家弗爾納里（Carminio Fernery）在將身體美向外擴展成他的自然美時就做過如下描述：

浪在陽光下顫抖，便是它的微笑；洶湧澎湃了，便是它的發怒；水花四濺，是它在撒嬌；揚棄泡沫，是它產生靈感。……植物是新生的嬰兒，他依偎着自然母親的乳房在吃奶。……玫瑰花當它還是花蕾的時候，祇有童貞少女纔能與它相比，但當它展開花瓣和厭惡刺的掩護時，那它就成了一個女人。……與天空的皇后鷹相比，天鵝是池塘溫和的君主；與愛虛榮及放蕩的公雞相比，鴿子卻是謙遜和一夫一妻的。……動物的史詩性在驢、蠢驢那裏變成喜劇，在暗黃色的野獸那裏變成抒情。^②

所以，自然美或客觀美的事物，祇是存在於人類心靈中的原型，也即由身體美激發出來的美的情感或理念。也正基於身體美對自然美的這種滲透和外化關係，弗爾納里纔界定：“美與三位一體的第二位、肉身化的耶穌是等同的。”^③

人之身體固然是審美主體和審美對象的統一體，是一切美的形式和內容的無盡源泉，但並不意味着身體從古至今都充當或承擔着這種角色。例如，在私有制導致的勞動異化時代，或者說在身體長期受到精神壓制和打擊的歷史時代，至少是勞動者的身體不能被那些“王公貴族，名媛貴婦”看作是美的對象和源泉。相反，他們會認為那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動者的粗糙膚色、充滿皺紋的臉、結滿老繭的手及其骯髒的軀體是一種十足的醜，而不是美。這種對勞動、勞動者、勞動美的蔑視，當然是由人性異化和勞動異化帶來的審美異化。伴隨人類身體的解放和身體觀念的日益轉變與提升，今天的人類為为了提高生存品質，釋放久被束縛的激情，使人類生活日益變得溫馨、美麗及合乎本性，開始普遍關注自己的容貌、形象、體魄、健康和生存品質。以至眼下在世界範圍內興起各種身體技術，舉行各種造美運動，用以美化身體；也促使前衛人群提倡性的享樂主義，主張性愛與婚姻、生育、家庭分離，使同居成為婚姻生活的正常方式，使精神成為身體的一種流露和外溢。

與之相應，“感覺與想像在此也展開無盡的、優雅的交談，激發出各種表演和諸多關於感覺

① [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第455頁。

②③ [意]克羅齊：《美學的歷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王天清譯，第242—244、241頁。

的傳奇故事，從而造就了一大批充滿詩意的身體”^①，使活生生的肉體變得更美妙、更動人、更真實。因此，在審美領域，人們應當一切從身體出發，以身體為準繩來重新審視一切文化藝術和審美，要發明創造和運用更多的“人格化顯現的概念來解釋美的事實”——美無非是那些“通過內容和形式的結合（器官的事實和審美的事實）讓人感到快感的東西”。^②以往無視“美即身體”的人，是本末倒置地將虛妄的精神或客觀性當作美的本質；實際上，身體纔是美的源泉和根本，是身體在映射、傳導、擴展着人的審美活動。為此，人們祇有以身體為本，纔能真正做到身體健美、靈魂剛正、胸懷廣闊、勇猛頑強、激情高昂、智慧超群，擁有創造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從而使身體能夠真正成為世界上創造美和賦予美的最偉大的存在。與此同時，在審美領域，也祇有從“身體一元論”的審美觀出發，以健全和健康的身體為準繩，重新審視美、界定美、評判美，纔有可能理解和確識：身體纔真正是全部美的源泉和本質。當然，人類中也充滿着醜陋和罪惡，但受懲罰的不應是人的身體，而應當是那數千年來凌駕於身體之上的精神和滋生無盡慾望和渴求的“理智”。

事實上，通過近幾十年來人類對20世紀所發生的殺死八千多萬最健康、最美麗、最朝氣蓬勃的年輕生命的兩次世界大戰的深刻反思和反省，以及伴隨着人們身體觀念的巨大轉變，今天的人們已在世界範圍內掀起呵護和提升身體地位的熱潮，使愈來愈多的人既激烈反對傷害身體的戰爭、暴力和各種恐怖活動，也積極參與體育運動，投身體育事業，仰慕體育英雄，踐行體育人生，致使今日人類身體發生重大改觀，也從此掀開用身體撰寫和銘記人類歷史的新篇章。“當肉體完全成為一個對象，成為一個美的東西時，它就可能預示一種新的幸福。在美的肉體的藝術展示中……預示了一種人類從理想中釋放出來而達到的快樂。”^③而一旦人成為真正的審美主體、審美對象、審美的源泉，便可使人的自由感、完整性、肯定性，也即幸福快樂得以真正實現，從此開闢一個自由全面發展的歷史。

[作者註：本文為南京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資助項目。]

① [美]雅克·庫爾第納：《身體的歷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孫聖英等譯，第307頁。

② [意]克羅齊：《美學的歷史》，第262—263頁。

③ [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審美之維》（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李小兵譯，第28頁。